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705
E5976
A16
1778
v.15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神道碑　墓碑　墓表　祭文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張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吏部左侍郎鵬言於朝曰臣遘罹閔凶父母相繼早亡父之亡葬不克備禮臣幼受學祖父祖父白首窮經年逾大耋卒卒時家貧無以葬海氛薄江上迫臣家祖父母母三喪倉皇皆厝淺土風雨飄零有同暴露竟三十年臣有祖父母父母以至今日祖父母父母有臣無以安骸骨今臣年已衰暮門祚單薄終鮮兄弟晚無嗣息不幸一旦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昧死請歸展北隴　朝廷憐其志報曰俞始鵬在御

史臺謂其同官陳廷敬曰吾父渴葬冢中未有銘念日夜不敢忘得當世有文而行誼高言可徵信者即外碑顯為銘以章吾父之令德庶幾可無憾將以待子余謝非其人不能鵬以節鎮撫山東及行再請余再辭後又相聚於京師及為吏部又同官請益勤奈其行也泣謂余曰吾嘗數匄於子也子毋辭鵬言公白皙修髯眉目如畫飄然塵壒之表意濶如也而門內修謹孝於二親母王淑人喪號泣如嬰兒事繼母潘淑人孝尤達於里閈潘生子士桂公友愛如同母生葢是時王父年七十矣下惟攻業制舉公跪而請曰大人膝下有少子幼孫可指誨大人緝學志不訓矣或者將大厥後願無自苦

王父於是始辭諸生壹意以教子孫讀書佛寺中公親
定省昕夕不以風雨寒暑偶輟不至時物新果王父或
未嘗公不忍食歲時比鄰召會見新果物必奉以歸人
知公篤於孝也重然諾輕財好急人絶乏行委巷聞呻
吟哭泣聲必側立久之潛聽審知其疾病饑寒死喪之
戚則使人遺之錢米或他物傾囊篋弗顧受遺者驚問
所自終不令使人通姓名村氓張其應里役虧賦米百
餘石歲饑無所取斂縣官催呼急氓懼攜其妻投於河
傍一人見救之夫婦得不死其人謂氓曰我聞城中張
君好義急難我與若俱往見張君張君宜可活汝氓以
其妻隨其人與俱來公曰吾為汝辦此勿憂然實無米

明日假於他所得米完如氓所虧數氓以是得活明年公道過氓疾作遂卒氓家當此時鵬與弟鷃應童子試於澄江王父卒以徃比歸鵬不得視含斂公卒以癸未夏五月二十六日年若干權厝城南薛家園明年甲申遭亂鵬奉王父母淑人避東潭不得歸五月 王師渡江園人以兵故窆公於其園後山其後依山屬壙樹松栢闢神道以表墳妥靈今又揭以龜趺螭頭之石盖公實葬於斯矣余既感其言信公之德又辱交其子之賢也是皆宜銘焉公鎮江丹徒人諱士梅字調鼎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與公同贈官諱某者則其父也母王氏贈淑人公配韋氏贈淑

人有孝行與公齊德後公若干年卒別葬不祔子男二人長即鵬進士官吏侍以請於朝者次鵾諸生銘曰

于田播菑于堂構基惟父邁種厥子似之公父斯賢家不外師克肖惟孝百行以治如垣既崇益增其卑如穫多稼如梁如茨不昌其躬是燕是詒罔壠鬱鬱清江瀰瀰有華菑胄視此銘詩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齋崔公墓碑

公諱蔚林學者稱定齋先生其上世小興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曾祖諱起堂祖諱環父名九圍順治辛卯舉人以東明教諭薦為白水知縣累封通議大夫起居

注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詹事
府詹事母杜氏贈淑人通議公精彊嗜學修行高潔有
子三人公其仲也公順治十四年薦於鄉十五年舉進
士中其科於余為同年生同館閣最久初見公英爽不
羈慨然有志當世之務慕劉公因楊公繼盛之為人曰
此吾鄉先生好稱數其遺事後相國熊公在翰林倡明
理學公既與游遂研索諸儒之書往復論議浩然有得
曰道其在是矣蓋公自庶吉士一年授翰林院檢討又
三年遷內弘文院侍讀二年遷侍讀學士於是公年始
踰三十矣公曰吾歸事吾學耳通議公歸自白水卜居
長垣公遂乞省視以歸居長垣益發羣書讀之尤潛於

易嘗論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際猶少漸生漸長之義乃自為圖說後見瞿塘來易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引所為圖焚之其服善而不近名如此訪孫公奇逢於蘇門山留十許日寓書於其同學曰比登嘯臺歷邵窩觀梅弄竹想見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丁繼母劉淑人憂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直起居日講轉侍讀學士居三年又假以歸家居三年復補侍讀學士兼職如故一日侍起居

上顧問歷官幾何年業何文字其錄以進公奏言蒙恩二十餘年兩以假歸家居前後十年曾究心經書傳注

略有愚昧識解容臣繕錄呈進明日齋沐書致知格物說以進

上命講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陸之說非與公言臣不敢以朱陸為非顧臣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是年加詹事府詹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詹事如故冬之祭告長白山歸詣

行在

上慰勞曰長途良苦公自再侍起居又四年得疾以告罷歸家居五年而卒公為學專務自得不狥世見以為苟同然其與人學語有合雖輩儕欽事之嘗見上蔡張仲誠沐於京師語人曰自我見張仲誠頓覺能割俗情

凡事自已可作張主是非利鈍聽之已矣初為學語學
有三關義利毀譽死生晚而所得遂深曰其實義利二
字盡之矣戒著書太早不輕立言所著有四書講義解
易各數卷公病革通議公曰汝雖年不酧志與魏湯二
先生生同心死相從可以無憾矣蓋蔚州雎州相繼淪
喪公哭之慟雎州喪還公遣子漢源往弔而公卒漢源
不及見也卒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春秋五
十三公初娶梁氏贈淑人再娶張氏封淑人子男二人
長漢源拔貢生有文學次渭源女四人將以明年十月
葬於長垣東郭鄧岡之原吏科都給事中楊君爾淑以
漢源狀來乞其墓道之銘楊君公同學不以盛衰死生

易其心者余既與公以學相知且楊君之言曰銘公公志也遂銘之其文曰

凡學之道行知尊聞有華其末而忘其根有念其本而陋是因聖道既遠能弘者人崔公之學貴為自得不泥古陳有識其默取左右之源深以特如公之材不學而官孰扼孰枳孰擠於淵旦暮焉已曷克萬年德懋名卲久而彌大斯文山河俟彼礪帶先生之藏爾後保艾

明處士李庶山暨配王氏孺人之墓碑

處士沁水土沃里人諱曰光輝字曰充實庶山其號學者稱之處士早惠好學家故貧窶失母益困會流賊起所過劫殺人燔燒廬室處士流離無所依就澤州周村

鎮居焉遭疫以殁藁葬村之南鄢孺人王氏提其孤返其故處日夜績而教其孤孤盖少而老矣孤為諸生明經貢於廷有子二人皆知讀書當處士殁時年二十有六孺人年二十有二而孤六歲耳此雖孺人之志操則然亦可見處士之刑於家者有足多也孺人卒年八十有五孤廷棟康熙甲子歲貢生孤之子膚功庠生敏功業儒膚功吾舅氏之子婿而與吾弟素心以文字交游者也處士之葬卜地曰才茂城膚功介吾弟屬吾題其墓道之碑夫處士之為人孺人之存孤孤之子能不忘其先世之美是皆有可記者云

清故前兵部尚書張公墓碑銘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諱鏡心字晦臣累官兩廣總督徵拜兵部左侍郎尋加尚書總督薊遼不受事家居二年而明亡入 國朝順治十二年某月甲子春秋六十七終於家公歿二十三年公之孫榕端以進士選為庶吉士予時在翰林掌院事榕端高其大父行請於余以其墓道之銘今十有二年乃始泚筆記公事蓋公之歿已三十五年矣公起家天啓二年進士為蕭縣令當此時閹豎專國柄士大夫黨朋公解褐介廉自立不阿然已為海內數正人所器重顧交矣為蕭朞月大治調定遠立脫寃獄數十輩又調泰興為民辦漕賦所全活數萬家倪公元璐方為東林傑魁數貽詩褒荅崇正初以

治行殊異擢禮科給事中時國論紛躑疆域衡決公所
言皆戰守大計流賊大蹂河北公言宜分路犄角控懷
濟塞輝林扼靈陜而靈陜一路近河通關中地尤重武
陟則委客師左良玉益增兵而置監軍皆用公言朝廷
方尚操切以法繩羣下皆重足結舌莫敢出氣公獨言
求治毋太急御下毋蓄疑公好惡慎喜怒布誠信去詞
察辨忠佞惜人才省刑誅行蠲恤嚴保舉抑躁競簡練
京軍責任樞撫言切劘時病宜興以刻深希上旨陽遺
書公以十漸疏也公報曰畿東失守過在將領而連逮
中樞遂謂卿貳庶司悉可罪大獄起人爭畏事縮項緩
急孰敢倚主上嚴則輔臣濟以寬未聞以火濟火宜興

得書不悅又因天變陳春秋之義必有臣下擅權以干
天怒者宜興滋不悅公以吏科都給事中典大計烏程
欲有所擇憾授意公公笑吾豈能為執政報私怨哉拜
太常少卿遷大理少卿乞終養不許轉南光祿卿居二
年以公總督兩廣粵幅員濶山獠澳寇至紛不可治又
中土新被兵相嚮應遙和為亂公至陽生陰殺文教武
威瀕海數十郡接日本占城暹羅諸島國公相視要害
地三宿重兵港口施椿閱賊舟不得前以意造三艨艟
實火器甲卒三千其中凡為應敵者備具山海間訖公
之時毋敢為亂楚寇張公既請沅虔粵合師以剿則堅
壁壘屯險阨明立賞格多出金募材勇士兵氣既奮乃

令驍將深入賊境轉戰兩晝夜斬千餘級賊大挫公遂督諸將乘勝搗高寮紫猺二源二源者賊所窟巢諸將有難色公諭之曰池魚阱獸可一舉盡也若令縱竄走壙力難致矣楚寇即粵寇何以觀望為令一師從合水源趨主簿嵩而別遣偏師走鳥道襲得嵩嵩在源上兵皆乘高下擊賊賊不支破高寮賊盡奔紫猺縱火赭其山狹水勢進攻而紫猺遂破盡禽剗平王郭子奴諸渠賊自嘉靖百年逋盜皆盡是役也沈為主兵虔粵以客兵從粵功最楚人當國右沈後諫官訟於朝公亦弗以為意也安南黎莫搆兵廣西巡撫請存莫圖黎公力言其失計輯馭交記二十卷以進盤古嵩在萬山中盜阻

險為粵患公卒用威信降其人而還公在粵凡五年數平劇寇繕兵積粟通鹺修築諸城堡生黎內附乃立學置師以小學孝經教其人公故廉蕃舶犀珠之賄以為故常者公皆罷之廷推吏部尚書者再已而擢兵部左侍郎既至命代薊遼總督加尚書後所代者至公以母老請侍辭歸賊急攻汴公即家上疏請河北設鎮臣及勿罷省試明亡浮游江湖間自號雲隱居士大臣累薦不赴公為人氣意忼慨不為崖異所交游范公景文蔣公德璟黃公道周劉公理順及前所云倪公元璐其人也黃公下詔獄親知屏跡畏禍及公獨使人左右黃公傾篋金三百遺其子黃公即獄中為詩報謝吾不及見

公知公所從與游皆天下一時指名故其事業出處不具
如此榕端賢而世其家高公之行而屬予以其墓道之
文予安可辭公元配秦淋人繼配李淋人皆有賢德男
子六沇官生淜歲貢生溍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
吉士贈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瀞貢監生女子一適
貢監生李轄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榆雍樸徐榕端丙辰
進士翰林院編修梛景橋恒楠濠榑崐樾康楷達棟書
梅調柚雲皆庠生公卒之歲八月就葬槐樹村之原兩
淋人祔康熙十八年子冲等改葬南城村先塋之次公
所著有孝友堂集如干卷藏於家銘曰
明喪西隴盜流於郊髙冠大佩顧視逍遙朅朅張公宜

在師中建牙于南百蠻是監公奮其劍張皇指霍羅浮為鐔庚嶺則鍔波海不揚清湘洋洋粵無燧烽自西徂東公何不還靖此一方公還厦覆搘柱靡及公功在兵公事在牒惇史其誰考于斯詩

吳梅村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壙罣如者詩人吳梅村先生之墓也先生官達矣行事卓卓著於官而以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先生諱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五世祖凱前明永樂間舉孝廉官禮部主事年三十以養親乞歸遂不出世稱正孝先生高祖愈成化進士官河南參政並見吳中先賢傳世居崑山曾祖南

以善書授鴻臚祖議始還太倉父現能文章祖父皆愛
先生封為中憲大夫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
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為
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塾中藁數
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為先生作固延至家
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弱冠舉於鄉為崇正辛未科
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
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為不媿云崇正中黨事尤熾東
南諸君子繼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虞山以東林之末
響為復社先而先生西銘高弟也西銘既為復社主盟

先生又與西銘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已大為世
指名當是時淄川張至發烏程黨也繼烏程而相剛愎
過烏程先生始進即首劾淄川奏雖寢不行其黨皆側
目須之還南京國子監司業時黃道周以事下獄先生
遣監中生涂某賫表至京涂伏闕上疏申理道周黨人
當軸者以為先生指使將深文其獄以中先生會其人
死乃已旋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試湖廣當時號得士
尋還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
歸 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
共力薦先生以祕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
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先生既無意功名年力尚強閑

户英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歌感激有不得於[illegible]
者悲寓於詩時東澗在虞山先生居婁東皆以詩倡海
内海内宗之稱吴中二老余生稍晚不及見兩先生讀
兩先生詩如受教焉虞山之後無聞矣而先生令子給
事中暻以詩世其家甲申余為薦於朝遊余門與論
詩相得也丙戌冬丁其生母朱安人艱將合葬泣而來
請曰先人治命云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之用心
良苦後世讀吾詩而能知吾心則吾不死矣吾死毋以
厚殮吾性愛山水葬吾於靈巖鄧尉間碣曰詩人吳梅
村之墓足矣不者且不孝暻不忍違先志敢請一言以
表之按先生生前明萬曆己酉以康熙辛亥卒年六十

三元配郁氏先卒子三暻曜暄皆朱安人出女子九人朱安人以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七月二十六日卒與郁夫人皆祔葬於先生之墓是為表

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喬公墓表

寶應喬公聖任有子曰萊官翰林編修以其先君狀誌及史家所為立傳示廷敬請表於其墓夫史之行有日矣公名在列傳傳信將來復何取夫余言也且吾言烏足以重公敢以是辭編修君又介翰林學士張公敦復書以來曰史以行世而表以揭諸其墓也且編修君必以子言為重子不可以辭則採史氏所記合以編修君之言而略為詮次之按公諱可聘字君徵又字聖任世

居實應之柘溪因又自號柘田遺農父贈侍御公諱份母贈太安人沈氏初贈侍御公嘗為里厫長拾遺金還其人又嘗焚折券契以行義種德沈太安人得公晚欲不舉夢神人止之乃舉公生而穎敏絕人好學能文章中天啓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奄人魏忠賢竊國柄公亟以終養告歸崇正改元補前官主山西鄉試久之考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以都御史陳乾陽誣降應天府知事陞大理寺寺副轉寺正皆不就福王南渡仍起公御史掌河南道印　王師下江南公棄官歸康熙十四年閏五月七日卒於家距生之年萬曆己丑享年八十有七公之始為中書舍人也朝著濁亂羣小附奄

戮辱賢士大夫刊章鉤黨海內紛然正人君子悉罹刑禍公於是時請告急歸殆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矣及崇正初奄既被誅公復為中書舍人也當是時黃公石齋劉公念臺倪公鴻寶馬公君常陳公幾亭此數君子者皆世指目所謂東林黨人也公與之游日夜相切劘辨學術真偽政治得失人才邪正慨然欲以天下為已任吏部左侍郎張捷嘗力薦呂純如為本部尚書蓋純如名隸逆案有旨不許給事中呂某遂薦捷為之公上疏言逆案者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案百世不可改易者也羣小方與金載寶謀欲攘臂搤擥乘間以翻此案今捷舉純如呂某即舉捷彼唱此和相倚為奸

若不早折其萌則凡在逆案中者必彈冠相賀眈眈逐
逐而來大禍自此始矣疏上公望益著呂訖外轉公居
官潔清儉約風操屹然有閻樂山者以偽為璽書事發
刑部鞫訊與供此弊沿百餘年惟掌印中書喬某不受
賄故事發耳天子聞而嘉歎焉其庚午主考山西也號
得人最盛後多為理學名臣余伯父侍御公實出其門
又奉使還朝數言時政得失時相溫體仁憚公正人遣
所親微諷之願一到門臺省可立得公笑謝以不能竟
不往凡在中書十年始得考授監察御史其為御史陳
官守言責疏甚切至天子覽疏中所欲見之施行者輒
御筆以硃圈之多至六十四圈宣付史館前後諸臣所

上章未有此也其巡按浙江浙官吏凛凛相戒勿犯喬御史權貴嚴憚公無敢以私干者嘗出巡金華舟阻水灘求縴夫不得知縣盛王贊持手板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公乘肩輿冒雨去人謂王贊且得罪公立薦於朝其公忠無已類如此蓋公外剛內和不尚刻激之行以釣取聲譽雖與東林諸人相交遊其是是非非不肯苟雷同附和也在籍侍郎蔡奕琛故與溫體仁同里交最善為東林諸人所惡會有以奕琛私書上聞者下公勘報公平心以決或勸深文入奕琛罪公拒曰甚奉三尺法不可故縱獨可周內耶於是東林黨碍亦有不悅公者矣而都御史陳乾陽以私

人廟公公不聽觸乾陽怒遂坐公他事降官觀公之爲御史如此詩所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者惟公有焉其仍起爲御史也數上疏言國家大事其大略載史傳中而其詳有人之所難言者夫言人之所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盡言則其關於當時之利害得失可以鑒於後者可知也時外轉御史黄耳鼎承馬士英阮大鋮風指疏許都御史劉公宗周所牽引甚衆公言宗周社稷臣耳鼎厭外轉誣罔善類欲以傾動朝士非人臣體請以耳鼎所外轉瑞南道換臣爲之於是劉公等卒無恙而善類賴以全則公之於東林諸正人其終始之義爲何如哉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公可謂兼之矣逮公之棄其官而歸也有合於易所謂高尚其事之義蓋公之經術之深見於治術出處之大者如此史又言公嘗自謂始讀王文成公書奉教於劉念臺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學已又與幾亭陳子遊知有居敬窮理之學最後讀宋諸儒語錄知有四通八達理一分殊之學晚節益以朱子為歸始知有存養性情主一無適之學嗚呼公之致力於為學其甘苦淺深之故可得而自言者鑿鑿如此此其所以以經術為治行也與編修君賢而有文能大其家學故掇取史氏之意而以為學之義終焉庶以塞編修君之請而荅吾敦復也公所著有自警篇訓子諸書藏於家皆所謂為

學而自言其有得於躬行者公封以編修君前官初娶王氏繼娶潘氏皆前公歿皆贈太孺人子男五人編修君第三子也丁未進士用舉者試博學弘辭授今官其他子女詳誌狀者不具載

故北直隸任縣知縣盧府君墓表

樊川在陽城萬山谿谷之間余家焉其南半里許墟烟相接林木交映邑之所謂郭谷鎮者也其人多忠信魁梧飭修自好之士自明以來出而仕者未嘗乏人又皆磊落欲自表見思可傳於後然其仕以進士起者多故士之薦鄉書者率數數就春官試即不第不肯輕出以仕盧著姓也舉於鄉嘉靖乙卯曰守經壬子曰光闇萬

曆戊午曰道昌皆不仕崇正時破資格用人八年秋下
詔書曰守令尤屬親民其令兩京文武職五品以上及
翰林科道外則撫按司道知府於舉貢監吏士民各舉
堪任州縣者一人御史中丞兩蒼張公薦盧君時升卽
府君也府君字南征別字正安舉天啓甲子鄉試自其
先世不肯以舉人仕君奮然曰國家養材務適用耳為
濟源縣知縣一年調任縣以勤勞卒於官在濟源時流
賊出沒河以南勢甚張君詰戎防境賊不敢渡河歲大
祲民聚而為盜數千人君勒兵陳其壘殪盜渠餘悉解
散去大獄闕廷讞者百餘一日了之幕府交章薦君任
散大縣新被兵主者曰非盧君不可調君君至則扶傷

罕死於衆流亡任以大治已又陶甓其城修戰守之具甚備巡撫件繫其事薦君有旨將内擢而卒當明之中葉朝廷以資格重士士亦以資格自重迨其末年邊事急思得救時之材始破資格之論然終無補於其敗亡者夫豈盡資格之故哉即以君之才僅而置之州縣之列即百盧君為州縣天下猶不治也其時之政地杌國事而宰化機者伊何人與而當是時方急守令其猶齊末之論已余以是竊歎想慕君之為人而惜其非僅守令之才而又憾其不究其用也君卒之四十年君之孫啓茂請書其隧道之碣君之家世及其提躬守官之詳見於兩蒼張公之誌者不具載余擘君之生平而因以

尚論其世如此

承德郎兵馬司指揮陳公墓表

海寧陳氏世家聞天下公獨以文學師其宗不專科舉進取晚得一官以老有賢子給諫君給諫君請急言先臣歿十年未葬臣母年七十臣獨子丐恩養 朝廷閔其孝命歸歸而以書走京師屬廷敬曰葬吾父有日請子表其墓使者在門道遠不可往復辭謹按狀陳氏汴人宋太尉高公瓊苗裔也從臨安贅於海寧陳氏從其姓既歷世久不可以復遂今卒姓陳氏由陳之始四世至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某公之曾祖也尚書公生四子為進士者二人曰與郊太常寺少卿曰與相貴州叅

政參政公生五子亦二人為進士曰元暐湖廣參政曰祖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順天巡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其季曰元成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公貴州公之孫承德公之子也承德公生三子公其仲公以封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伯兄某之子為子是謂賢子給諫君公故世家恂恂退謹如寒門小生力學有聲為諸生科試之文傳寫海內咸指目為通儒大人遊國學益有名而公於失得榮辱一不以屑意退而奉母白首青衫有愉愉之色能以其學行仁義於家家以為師焉收族睦鄉好施樂義所全賴歲以千百計嘗以書貽其子給諫君吾所濟小汝朝廷耳目之官苟有

所利必在天下汝惟勉哉故給諫君所言必以利天下為心未幾乞養母歸士論貴之此吾之所以謂為賢也公諱之闓字仲升以例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娶孺人沈氏公卒以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春秋六十五某年月甲子葬秦駐隖之原子詵壬子舉人吏科給事中孫六人世儁世儼世仁世倌世侃世其公有文與德而不試其後必有能世其家而給諫君之所為必能有大於今者凡公之行銘者宜詳焉不盡書書其概如此

祭少師衛公文

嗚呼公乎闓之古人志乎功名者富貴不能奪其守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情惟公淬厲磨礱以自勤苦

及乎躋膴仕歷上卿亦旣擢政地而冠簪纓矣而飲食居處如後門寒素陋巷小生蓋自公之貴屋不加一椽田不加一塍敝廬漂搖不謀瓶罌此其所守豈貧富之所可動寵辱之所能驚其在朝廷也國家賴爲鎭靜天下仰其和平無皎皎之行無赫赫之聲所謂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歷觀古今瓌奇之士往往樹壇坫獵名譽其後至於分別門户角立黨朋惟公冲然抑然不矜不爭公之志獨在乎德立而道明公之復起而來也

天子特詔謂公純誠再入中書以重機衡逮公之解政而歸也

天子特詔謂公廉清歲支重祿為世法程而世之仕宦以矯僞貪冒而為時所厭棄擯辱以至窮之以終者多矣而又何取乎遑遑與營營則天下之富貴未有如公之亨者也居困守約躬自刻苦以磨礪天下天下之大方風流波靡而屹然孤處廻狂瀾於既倒視衆醉而獨醒使朝野之人知禮義廉恥之猶存者其誰之能也則天下之功名未有如公之榮者也亮節高風兩朝之冠冕廉頑起懦百爾之儀型則天下之道德亦未有如公之宏者也天不憖遺一老以惠斯世使小人有所愧而君子有所憑憂時憫俗推痛難勝豈惟吾黨之故獨衷多而涕零也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嗚呼哀哉三年之喪而弔禮經不謂其宜然顧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衡哀寫慟誠不禁涕淚之潺湲自吾受知於司馬先生也當
世祖章皇帝臨朝之末歲暨
今天子蒞阼之初年我公父子以親臣舊德致名位之蟬聯敬在公門下二十有一載親覩兩聖崇賢之盛際公父子濟美於後先門下士沐恩波而霑榮寵傷今懷往能無悼痛於存亡聚散之間惟公一代耆碩佐理清時出處進退合乎古賢良以其器識之高遠學術之淵淵其生也當世有聲其殁也後世有傳獨念欲叅親

彝範因緣出入於公門德不修而加退行欲躋而彌顛歲之十有一月公以訃告赴哭如奔歸而天降母喪凶變是聞慘割荼毒生離死分曾不得比先生之視湯藥親飯含乎公側者可以無憾而惸惸哀疚竟抱恨於終天今當匍匐遠去噭詞几筵豈其言之而不語庶幾情至之無文

祭故汾州府推官竇雲明先生文

順治丁酉之歲拜先生於太原旅舍至於今二十有四年過先生墓下具牲酒為文以哭之曰士所稱感恩則易而知己則難雖古之人猶莫不以為歎息矧邈焉責望於當世之時賢士當窮時有能引手挈提使感恩者

幾人而試以問於心曰知己知己云爾者則蔑乎其無

聞何先生之樸直惟賤子其不忘顧我躋而公顛遭放

逐其遑遑雖文章之小技拔嫣鈍乎泥中嗟余性之多

戇憒讒術之易工每疾世而觸忤輒多異而少同辱先

生之遇念曰惟吾子以心降嗚呼先生可不謂知我者

今悼慕其焉窮望碩人之既遠緬吾道其何之馬首歸

以北路悵顧瞻而涕洟

祭吏部左侍郎張公南溟文

維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十二月丁丑朔以吏部尚

書管理修書總裁事務陳廷敬謹以清酌之奠告祭於

故吏部左侍郎南溟張公之靈吾聞之憂能傷人樂且

無害亦人壽之靡常曾何與乎欣戚當戊辰之孟夏將
頌繫於司敗既積憂之攢心身危機與駭械惟 天王
之聖明曰予知之無逮輟對薄於重闈指山陵其言邁
嗟與予乎同曺行鑣聯而騎對嚴羽衛之森森從千官
於仗外午憩息夫木陰雙蹲踞而交背愴風餐而咽曉
悵野宿而寤昧君豪氣其不除閔余聲之多喟謂潔芳
以好修免樹蘭其奚怪雖謡詠亦何為白日照夫幽曖
感君言以破涕抂喪魄於醉囈余吐言而輒驚君告余
以無悔余多憂而寡懽君數勉以爲戒我慕君之坦夸
散窮愁於磊塊偕往來於長路兼旬日以相賴洎余事
之既明實神傷於羣態乞歸骸而觧官君亦[illegible]

誘推獎乎余文慚蟲暗而蚓籟立車馬以在門使三槖而辭再何歌驪無幾時遠吹簫而歌薤奄忽去矣不留念憂樂之何在人處世如大夢夢樂與憂孰儚憮往事之酸辛悅夫君之遺話行委順其焉求誓逍遥以卒歲誰過車乎止墳終含痛如絮酹懼蕭艾之蕪穢紉馨香以為佩報明德於知言凜年光之飈逝諒英爽其長存鑒余魂兮來會

祭會稽唐公文

嗚呼天倪窅黙孰賢而尊孰位不階有阨斯文神恡與靈稽山嬋嫣鏡湖曲流窮眇瀠漫誕奇滋異旂燿無前蜚英揚光世所覩聞賤子昔也冠而童頑歷午溯卯連

戰皆奔惟歲丁酉旂旌飄翻公銜命來至于太原古城
晉陽汾河在門豫讓之橋河水汯汯其聲嗚咽有溢其
瀆國士奮感苦語如新茫茫千載夢想斯人微公我顧
孰提於淵微公我訊孰躋於巔匪公曷親我文公憐羅
㧞名後人罔不歡網亦少密細誤挂焉於是役也驍虓
跋顛左降散曹載浮載還選公登明而以罹從風塵佐
郡壯志皎然雲中旣守鼓歌牧芸士絃其家氓戴其天
朝議思公流風孔延持衡魯鄒如鑒斯懸一變至道謠
有謫言蘭亭宛在禹穴猶存絲竹觴詠笑語溫溫我傔
往候公見於軒立而倚杖臨風翩躚游神八極何泰何
也惟公之德可被九垠惟公之施不稱一身莫勝我悲

寄哀文篇歲寒路遥灑涕漣漣尚饗

祭劉石菴文

昔我世父視文於南登尤煦寒皎皎其心後士仕者蔚焉有人公之垂髫見我世父余尚未齔事可記數補弟子員不遺貧寠豈如後來髙貲是語飄飄三紀余髮半蒼公以考終齎志名場公文之雄世父所識不發其躬一經以遺公子英妙余識其文兩世名誼光於見聞公歿無憾緒昌欣欣言情論往庶以侑神尚饗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嗚呼妊胎而教額禱於尼有國曁家聖善是依況乎斯文天所未喪不擇邦媛篤生則妄故惟熊公隴西自出

賢哉有母身度聲律是生公賢探微理竅惟道之統王
而匹夫魯鄒既湮異端睢盱荀雄大疵而謂醇與嶷嶷
董相論法聖道韓拒老佛辭欲闡奧訖濂洛闢闔匯集
要旖觀鵞湖雜惑滋多象山濫觴姚江決波儒與老佛
判然三家將混而同代操彼戈爰慕河津餘干泰和接
新安傳公也則邦非公之賢不衛斯道非母之賢公焉
是保何以賢公以衛道功何以賢母玉昆金友展也次
君亦踵公步為母伊何其儀孔嘉專靜淑惠嚴整只多
曰惟孝經宣父所志曲臺之禮形乎道器夜誦旦思以
勖其嗣自贈公曰以學交肄嗚呼贈公秀表江漢賊流
楚郊奮與之戰以身殉忠母欲殉義引刃就頸之死靡

二兩孤奈何誰與立者人遽止之刃不得下手提兩孤
栖於故墟霜燈機絲聲詩與書卒以正學為宗世儒古
亦有言此子此母醴長源深蘭茂根厚忽覯婺殞天淒
以寒朱雀草荒白門烏喧叙哀表德淚以汍瀾尚饗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於戲予以獨立而擇交之良也得夫人賢子中丞公之
直方予生顛危中丞是廷晩而氣增允蹈周行曰母曰
父倚閭而望 命鑾庶績將父母不遑予留公往奠盩
楚郢征西重望特鎮武昌荊山峨峨江水湯湯欽哉建
旄民悅以康樞臺峻秩栢府清霜吏士畏之惟廉能剛
予聞而樂惟母儀之克光母也誠賢出我太丘銘椒賦

莉女儀早修洎乎降阼一秉徽柔孝敬善慈家邦無尤和丸佐讀彤管芬流魚軒翟茀榮綸疊稠德厚慶長宜冲天休我離大變孽自己求赫赫中丞亦毋是憂麻衣遄返抱痛松楸天乎可問蒼蒼寥寥予不勝哀聞變而奔匍匐中路同此悲戚峴山之陽留聲繼美毋可無憾賢而有子况復孫枝瑤除錦砌伊予頹然堂構其圮芳音未遐戢戢空趾恨不操筆載之國史嗚呼尚饗

祭張烈婦王氏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張烈婦王氏大孃子之靈夫使吾居今之世由今之俗亦何爲乎讀書而頌詩余惟不忍於此日也故選覽乎哲人潔婦之所爲

古之教者女有阿氏獺之男有鄭阿何畏女之多男詰
竟寥寥以訖今玆知古者之不可作恒掩卷而滂湊夫
以男子之賢得一人焉將心焉慕之而況夫閨闥之英
可以趣衰而振靡慨若人之所志雖習俗其何能移故
凜凜焉寒如霜雪而皎皎焉炳若秋曦死者生人所必
有如烈婦者將垂芳於天壤歷終古而如斯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男壯履恭較

中亭文稿卷四十九　　　　男　汪鍾泰　校

右攷烈歸者多無光於天壤歷數古名亡其所
專惠焉爽攷羅雪而致敦焉以若秋變死若生人所攷
曰以渙褒而承維潰若人之所去雖留於其伯循敦
之馬乎外贊循一人焉猶而焉纂之所以大闡聞之異
竟寬竇又訖令猶於古者以不可不亘措卷而從蔑夫
古大教者以在可反纂大是在憑所而郡大其必靈法

午亭文編卷四十八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題跋　襍文

御書千字文跋

臣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昔者史臣將紀一代之至德至道大經大法必先首稱曰文文綦重矣而伏羲龍書神農穗書黃帝雲書爰自三皇已崇書道書綦重矣我

皇上弘帝王之治統闡神聖之心傳天文覃敷御書昭賁紹隆皇古濟美唐虞盛哉弗可及已臣嘗見萬幾餘閒手不釋書煒煌聖製昱耀斯文良由天縱生知加以時敏典學故盛德日新大業丕顯如斯其至也若

天 親御翰墨旬月所書數踰萬幅祕府之藏充函屬棟時蒙 賜賚臣工鴻寶流傳光被天壤矣至 御書千文眞行草書已有數種各極其妙頃頒示臨米芾千文仙毫結字奎藻聯篇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而高莫能窮焉如嶽鎭海瀆之奠於地而厚莫可極焉臣等前所謂體勢則經天緯地風采則出聖入神也辟合珠連龍翔鳳舉八文六義應手從心運闔闢之樞機用文章之矩䂓高掩東晉直轢襄陽臣等前所謂無美不臻靡法不備也神完氣足幾動天隨儼然太乙下觀自有百靈潛衛臣等前所謂千言長幅立刻揮成自始至終無一懈筆也遂以是卜 聖祚之遐昌慶萬齡於億萬凡

此賡颺之實洵為遭遇之隆臣等前請撫勒瓊珉恭綴
跋語荷蒙俯允敢布愚忱臣廷敬不勝瞻仰榮幸之至

御書後跋

臣伏覩我
皇上聖神御極勤政典學文治光昭聲教遐訖粵稽往
古載籍所稱若斯之盛者其在唐虞之際乎尚書稱堯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
明曰文紀其盛德之彰著者也曰欽曰恭紀其盛德之
積於內而立其本者也故凡推而行之大經大法舉而
措之一事一物罔不由是我
皇上紹執中之統闡精一之傳見於政治而發為文章

者洵已悏二帝之鴻綱冠百王而首出矣至若燕閒之頃覲書冊灑翰墨凝神穆清天行日晶下飾萬物規橅往昔獨運宸衷則依然聖學之心傳也昔人謂書者心畫栁公權告唐宗曰心正則筆正而程子有言作字須敬即此是學自昔賢臣大儒莫不以書道爲心法所關故其大要亦惟以敬爲本是則敬者政學之本原萬事之根柢也臣在　内直一日見　手勅示諸臣曰人非敬則百事無成雖百工技藝之末非敬亦無以自立況立身行已之大乎大哉　聖言此堯之欽明允恭舜之温恭允塞也自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執中者敬也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申堯之説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者敬也厥後成湯懋昭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皆敬也而仲虺之告
湯曰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慎也欽也皆
敬也周公之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武王之告康叔曰
惟文王之敬忌又曰敬勝怠者吉則是二帝三王無不
以敬為相傳之心法者彰彰其如是也今日者光天之
下至於海隅聖文聖書靡弗照被萬邦黎獻悚息
仰觀僉曰聖人在上煥乎文章抑知有所原本而然
與臣謹奉恩賜聖書恭摹勒石因推言主敬之義
紀於簡末盖臣所曾見於黼扆之前者用以傳示子
孫垂之永久臣不任榮幸之至

起居注冊後跋

伏覩

皇上仁愛生民勤勞庶政彌歷年歲罔有閒息至誠感孚天人協應以故頃年以來驅除禍亂奠乂烝黎所向奏功今年十月逆渠授首滇南大定封疆萬里灌燧銷烽措天下於袵席之安數職貢於車書之會盡天所覆悉享悉臣武功燀赫超踰往古此雖決策廟堂信威域外將士恪秉成命集此大勳而揆其所以制勝之由實皆本於

皇上憂勤惕厲仁民愛物之一心故受捷之日有戚容而無喜色羣工請上尊號至於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

載廣研筆之臣執簡備書與有光曜至若蒞阼訖今嚴
郊祀事
兩宮謹天戒急賑恤慎刑獄以惜民命重文學以興士
風優禮儒賢好問好察歲所冊記無虛日曠時皆班班
可考匪有文飾而臣獨謂征伐之功由於仁民勤政之
所致者蓋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在唐虞君臣相戒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保治戡亂其道同也孰謂武功者
之非仁民勤政所由致哉繼自今
皇上益思上天所以輔德之意荅下民所以懷惠之心
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慎而加之以兢兢使美

實光輝日新歲益書之典冊吾休無窮至於萬世永為法則其不亦偉與

書吳太伯世家後

吾適東海上過孤竹之墟拜伯夷叔齊祠下留數日徑回不能去及讀吳太伯世家覩其事有合焉太伯之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孔子謂其民無得而稱何哉蓋嘗稱堯曰民無能名其稱太伯也殆等於堯矣他日又謂齊景公民無德而稱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蓋崔杼弒莊公而景公為其所立景公之得國以崔杼之弒其兄夷齊之窮餓以兄弟之交相讓且稱者稱其德也太伯讓同夷齊而曰民無得而稱焉此堯之

之所以為大太伯之德所以為至也自太伯以来十九世至王壽夢壽夢有子四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季札引子臧之義固謝吴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諸樊卒傳餘祭必欲以次致國季札自諸樊至餘祭餘昧皆兄終弟及餘昧之卒皆欲授季札季札於是逃去嗚呼太伯之賢比於伯夷季子之節可謂不媿太伯矣豈僅如史遷所稱閎覽博物君子云乎哉且吾聞句吴之俗好義而有文其亦慕其遺風而興起者乎吾恨不能一至其處弔延陵之往蹟如過孤竹之遺墟而徒愴然興懷也

書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後

吾觀先秦文其背理害道者滋多大惡李斯督責書斯誠妄人以申韓為聖人以刑罰為王道以堯舜為桎梏以仁義為邪說夫醯雞跛鼈曾何足與較天地之廣江海之大哉斯不足惡吾惡其文以夫世之好之者易也不然鄭聲之與雅樂釐然絕異矣苟有耳者能辨之聖人特著之以謂所惡者在此獨何故耶吾固惡其文之足好也

書河東先生集後

王介甫論八司馬皆天下奇材也為叔文所誘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

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列於後世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介甫以子厚與七人者槩稱之而曰君子攻之夫君子好攻人吾不知其何如而或者輙曰此叙文之黨攻其人不復察其言介甫謂其卒為小人之歸也吾滋懼焉竊嘗謂柳子之文自子長已來罕見其匹故韓子以為似司馬子長雄深健雅崔蔡不足多也考同時與子厚得罪者劉夢得雄於文亦不得與子厚為比況其餘人乎然則槩之於七人之中不惟不知言亦並不知人矣自昔叙子厚之文者類能言其文而未有能白其人者也惟嚴氏有翼序柳文引范文正公之

言而為之説曰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及踐阼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韋皐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乎厚亦可謂大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吕温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皐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

臯擒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
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
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
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文正公之論人可
謂明且恕矣觀嚴氏此言可謂知柳子者矣余是以備
録焉不復别作裁製庶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以文正
之賢天下萬世之所謂君子者也及是者専務成人之
惡茫然昧於知識無恠乎並其文之可以經緯天地驅
馳日月後使萬類亘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黨人也嗚呼甚矣哉且夫叔文愚賤妄作器小易
盈非實有雄姦斷割之才不幸而居可為之地即使其

務自抑損求合乎中當時朝列之衆好議論少成事充位嗜進之徒其亦誰肯直之而况叔文之愚賤妄作者乎居下流而天下之惡歸焉此所謂不可解免者也君子哉文正公之仁恕忠厚也原其心而寛其誅夫文正豈不知叔文之無可解免也哉其意若曰吾欲白數君子之枉不得不薄叔文之誅君子哉文正公也方叔文用事時自知其不為士大夫所容也亟欲進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以正其名而善其用不可謂非一得之見也而為君子者超然遠引自遁於聲利之外豈不甚善而無如其遭逢之不偶持守之不堅至於如斯也惜哉此河東先生之大為不幸也雖然使叔文之惡實甚兇有

識者皆知避去況柳子之賢乎哉惟其猶知招致天下之英流庶幾有濟國家之政理是以柳子不辭而赴之耳當是時趨炎熱競苟得者今皆不為天下後世之所指名其人皆叔文之所擯斥而弗録者也而柳子獨蒙不白之譏此吾之所以痛恨於叔文也昔者佛肹召子欲往子見南子聖人之往行具在曾謂柳子之賢而昧於聖人之道耶叔文雖妄作必不至叛如佛肹其愚賤亦未得比南子佛肹南子聖人猶且見焉欲往焉況柳子之學聖人之道者耶吾願後之君子觀其言察其人庶乎柳子之賢可得而知矣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若柳子者人固可廢耶柳子之政具在方冊使其得志於

時為天下猶為一州也而固可少乎哉觀柳子之言雖古之善言為天下者亦無以過之宜乎柳州之政之足以令人思之而不置也夫古之人所以不可得而輕毀者其言在其人猶在也其行存其人不亡也子厚在時與其部將魏忠飲酒於驛亭酒間謂曰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長慶三年降於州之後堂其夕夢歐陽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扶出廟門即死韓子羅池之碑豈其誣與由是以來柳有水旱疾疫之災公私祈禱應如響答至宋元祐三百年矣柳民乞加封爵盛廟額勅賜靈文之廟崇寧三年封文惠侯告詞有言生而昭

爽後且不亡然則柳子之至今在而不亡者尤可信也使夫人之死而果無所知與君子猶且不敢慢易之而況柳子之昭昭然至今存而不亡者哉故夫世之尚論古人者以介甫之言為戒以文正公為師推是意以通之天下古今之人平其心而無易其言於忠恕之道思過半矣因誦柳先生之文而並刻諸石之所以白其人者以俟後之君子推明其義焉

朱文恪誥命書後

右明故相國謚文恪朱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誥命二道其曾孫今翰林先生竹垞以示余余方總史事既即史官所為公傳徵文考信采摭遺

闕於橫見側出之中加簡括焉事甕然愼矣誠見公所爲功甚大而其所自挾持爲獨正也公翼儲副定國本厥功大矣而吾所爲公功在審人家國極重難返之勢獨立不懼而陰以捄天下之弊此其爲功大而可傳也當公之時黨朋不解閹禍滋興士大夫角風尚獵名譽以虛聲攖小人之怒雖罹甌敗而不悟頤沾沾自喜吾眞東林眞黨魁矣彼小人者不樂君子有是名而直使之無救於其禍敗必盡快其意而後止由是君子曰亡國勢日去夫苟以取一日之名至於亡人家國而不恤吾於東林之君子有餘恫焉公當時議囂喧正邪襍糅獨中立不倚出乎流俗之表不變容改度終始一節使

向者東林之君子盡皆知公彼小人者亦不得横被之以禍敗君子不亡則國之存亡不可知也不幸而功不就然其大者又詎可泯沒而無傳哉故曰其所挾持者獨正也公固以清廉聞於世其子孫往往仕宦而能貧獨以文學傳其家吾友竹垞尤顯名天下是皇多替公侯必復於吾竹垞終有望焉此卷留余所且踰年一旦竹垞來告別也含毫黯然題其後以歸之

書塗母壽詩後

東君顯侯塗之自出也以其舅氏觀察君言屬其同年官詞館者徵詩於朝為塗母王太淑人壽既得詩使者復以觀察君之請請余題其後余既已序太淑人詩書

瑀琚之教節義潔固之行而勉觀察君移孝爲忠稱古
風詩之義以告之矣余嘉束君之意而美卿大夫之善
頌善禱也則仍與之稱詩以爲壽焉南陔白華束氏之
所補正也南陔之詩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
潔爾晨餐白華之詩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
莫之點辱説詩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
子之潔白也束氏可謂善言孝者矣或曰孔子言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輿氏論事親以養志爲
大束氏南陔之詩所謂養口體者也白華之詩狹而未
廣記之言孝曰居處莊也事君忠也蒞官敬也朋友信
也戰陳勇也束氏之言未盡其義故曰狹而不廣也余

曰不然史稱廣微博學多聞性沉退不慕榮利為王長張華輩所辟用歷仕尚書郎趙王倫為相請為記室廣微以疾辭歸所稱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廣微之謂也有合於白華潔身之義矣故其南陔之作深以養隆敬薄為戒而以勗增爾虔以介丕祉終其義焉孟子言誦詩讀書貴論其世今 朝廷清明武功赫濯士君子奉其潔白之身出而公忠涖官則庶幾養志之大者不可謂非束氏之所願焉而弗獲者也束君讀書慕古能神明其意而不媿其先世故余以此意告之使告觀察君

跋錢公浩川遺墨 諱桓字握之又字浩川巡撫南贛

今士風敝矣友朋道衰甚者視親戚為仇讐其有閱世

疾俗之士深懲於此而潔清自好將以别嫌疑絶黨私不苟交遊介然特立於時而譏訕悔尤之叢卒不得免焉宜其士風之日即於敝也蓋其人旣不能和光同塵見喜於當世不幸而見辱則相與非笑之或曰是其人之有以自取也然則欲求世風之不日即於敝其可得哉雖然閔世疾俗之士殆獧者之流未得乎聖人所謂中行之指也仲長統有言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友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獧者可進於忠義而猶未得爲忠義之至者耳烏可以自足乎哉吾觀太倉錢公浩川所與諸親故書牘意其人得乎孔子所謂中行之指者與不然何其温厚坦易有君子長者之風溢乎

行墨文字之間如此也孔子又嘗謂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聖人不絶交友而乃有云上古之世老死不相往來何其過也故觀於公而閔世疾俗息交絶遊之士可以廢然返矣公之兩孫同時官於朝爲省臺從與游得觀公遺蹟公之身行官治見於州乘者甚悉及余讀之而後有以知公之偶然之筆札能使人愛慕而寶惜之久而可貴者厥有由也是以有感而識之

記王大令保母志

大令保母志崑山大司寇健菴徐公以三百金購得其墓磚始搨視世俗本所刻大令真行迴別矩矱嚴整風

采秀勁余初見之真定梁公家愛慕之不能釋諸懷既又從公借觀累日公請歸省墓將行矣余嘗多借公藏書令摟檢前後所借書及此卷將内之公而於此有疑焉卷後跋者十三人以姓氏跋者十五人以詩跋者十八人自退堂僧了洪者至高文虎七人皆隸書書皆出一手趙文敏一跋以草書再跋以真書真書則尤絕不類文敏此顯然可疑者也而姜夔堯章跋獨詳可取以為信焉跋言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王鐖得保母志并小硯於稽山樵人夔親見之志以甎刻甎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

塋葬會稽山陰之黄閎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絶類靈壁又似鳳味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今銘字缺者俱與跋合又言與蘭亭同者二十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興歲丑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懃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冐貞而而其嘗見於大令禊帖者三字獻獻寧而見於蘭亭叙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棨恭屬解釋交漓墓志等字尤精妙絶倫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為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

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思戀一帖同者九字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凡夔所說皆是也又言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為可疑蓋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適則似疑東坡未見大令此志而偶然以合者然考大令集保母志其文具在凡為文古人不嫌祖述坡公既於書無所不見豈獨不見大令此集乎夔輒疑其偶然以

合者蓋既未見大令集而妄意古人陋矣蘭亭之叙亦用劉越石荅盧諶詩叙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豈亦右軍未見越石之文其合也亦出於偶然者耶故吾於保母帖斷其為大令真蹟無疑而所可疑者乃反在諸人之跋耳公博學多識而藏弆古人法書珍祕幾與梁公相埒峙公如疑吾言當取別梁公試以問之

跋項孔彰畫

唐人畫粉本正用墨筆宋元以來有水墨畫實唐畫粉本耳顧遂謂為正畫詎非難工者與近代能為此者益多吾獨愛徐文長唐子畏有蕭然出塵之姿今觀項君

此畫有徐唐遺意文衡山殆不如也然吾聞項氏多收古名畫故其所得如此事不師古以自矜可鄙者多矣獨畫然耶

梓潼陰騭文跋

道藏有言飛鸞度世余嘗竊歎上帝仁慈隱惻加惠下民如此其極至也昔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蓋自是神人不雜矣然世之言神者或以謂芒芴渺冥而不可知不可知則亦不可信於是乎悖神而馳非理義而動以日趨於災害之絕不測之禍非夫人之知有神而愍然不畏也其禍本於以神為不可知故不信不信故悖神而為無理無義以至於災害之絕不

測而莫之救也於是上帝惻然閔憐令神之聰明正直
而慈愛多行德善能化導一切者啓之以飛鸞度世之
事以助成無言之化而顯其神以示人至是而神可知
矣可知故信信故不敢恃而馳為無理義以自取災害
之絕不測之禍而且為善得福如影形聲響焉若梓潼
此文是已梓潼之文蓋出於飛鸞是上帝之心也可不
敬諸可不敬諸

二錢說

余今年四月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暫理京省錢
法既至寶泉局則偕其同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監督郎
官而謂之曰此天下錢之所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錢

願與諸公同之指白日以為誓居數月監督從廢銅中得古錢數枚余選其一文曰半兩蓋秦錢也監督曰人言古錢佩之身吉請公佩之余許諾又數月余遷左都御史一日御史臺有公事不得至局局人以鑄錢請余視緡觧錢散脫亂布於席視畢局人去席上隱其一錢又月餘晨趍理寶泉事心有觸曰吾誓不受一錢前後取其錢二其何以自明立命呼寶泉吏喻之意而還之吏歎息持以去是日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有一月二十七日也書其事以自警名曰二錢說云

一錢說

昔予為二錢說蓋取寶泉之二錢而還之爲說以自警

者也乃今又為一錢說云一錢者何始余每出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或日見數人焉或日不見一人焉夫一錢至微也人與一錢至少也且或一人焉無之其為此又至易也世之人莫有肎為而余為之不衰者蓋天下貧者多矣若貧而丐者則少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至於不可勝窮假令天下之人皆日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則於天下無窮之人無所大損而貧者得錢亦將至於不可勝窮則是天下之人不復有貧且丐者其為益豈不甚大矣哉或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今子自謂不取二錢而顧沾沾焉一錢之與得無可以已與余應之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

二錢之謂也如其義也如其道也雖千駟萬鍾與人可也況一介乎一錢之謂也且夫疲癃殘疾無告之人聖人之所憫憐也昔者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謂必也聖人能之而乃專以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為仁夫孔子豈以博施濟衆謂非仁者之事哉謂其難能故曰聖也今吾一錢之與不可謂博人與一錢不可謂衆而至使天下無甚貧之人亦庶幾所謂欲立欲達者非與吾與子勉為仁是亦聖人之徒也所謂一介不與人者寧謂是耶客曰善繼自今請日行子一錢之說

惜分陰說

余今年閑居無事得遂其靜坐讀書之願入夏執熱不

出庭户所居街四通多朝市往來門前過客習知吾嬾
慢不好客客亦無所求於吾以故累旬月無一至吾室
者然吾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終夕不寐漏鼓分明東
方已白常覺日夜之短而不足以供吾靜坐讀書之樂
也而僮客飽食嬉游呿呿吁吁謂日之長謂夜之短羣
然一辭彼誠知晏息倘佯之爲樂而恨夜之短而不知
吾靜坐讀書之樂而並不覺日之長也雖然蘇子瞻云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
靜坐不覺日之長而子瞻所見乃與吾異且子瞻又非
不讀書者何以有是說耶蓋子瞻求靜坐而不可得者
耳非眞能靜坐也陶士行有言當惜分陰大司寇徐公

健菴取以榜其所居之室吾問公何以惜陰公曰讀書夫公之藏書之多甲於天下子瞻所蓄書不知多少顧其顛沛於道途又徙居無常處度其至多不能以當公而公讀書之多則雖子瞻有不能及也夫以子瞻之讀書而不知靜坐之日易覺其短則似能讀書而不知靜坐之樂者吾懼公之意或有同於子瞻之所見者故為是說以贈焉

說巖字說

客有問曰賢者名可斥言之耶陳子曰不可有說乎曰有春秋紀季公子友仲孫湫皆字之而不名字之以為褒則必名之以為貶矣故凡書名者皆貶之若是乎賢

者之名之可貴也烏敢斥言之耶斥言之不可矣可取以為人之名若字耶曰不可堯夫祖禹吾嘗病之矣或者以為謚也曰然則字之字以說巖者不若易以傳巖之為得也曰惡是何言與予非敢有取於是也夫浩然之亭陽城之驛昔人猶諱而易之若是乎賢者之名之不可斥言也而謂帝賚良弼版築之巖竟竊以自號焉雖愚且妄或不至若是之甚乎且不敢居其名而引其姓庸愈乎夫吾之生近聖人之居陶唐氏之遺風而蒲坂安邑壤相錯也古今賢聖之人可慕愛者多矣獨有取於是乎哉士苟不自立而浮慕乎古人雖誦其詩書假其言貌傴行矩步以自號鳴於世而考其行有庸人

市儈所不爲者是直無救於愚且妄而已矣況竊取其名若姓引以就不肖之身而謂有其可貴者哉然則子曷以字曰志所居也始吾家樊川之上其南澗之東有巖焉升巖而望月之始出也命之曰月巖已而爲堂於巖址仰觀峰嶺下瞰林壑以居以游窮晝極夜至如初日上而雲飛夕烟斂而霞擧顥氣寫心流泉舒目飄忽萬變而悠然獨得吾之可說者存焉故又曰說巖夫時習而說所說者學也於聖人無所不說所說者言也今吾學焉而不能習又不得親見聖人而聆其言姑寄其意於巖居川觀與田叟牧兒生長嬉遊於此樂之終身而不厭是則吾之所說也若子之言遠乎異哉不倫且

甚矣子固有子之所說者而非吾之所謂說也道不同不相為謀客謝而退因書其語為說巖字說

廷翰字說

廷翰或有字之曰瀛洲瀛洲者海中神山也自唐以來翰林清祕深嚴之地輙舉是以相擬而今之翰林署中有瀛洲亭是其義也或者以謂翰者字之宜莫如是乎竊覸世之軼羣之士流光揚聲躋顯垂榮連踪疊趾出入承明以比古所謂登瀛之客亦拔其類而大其朋矣而予之狂惛亦厠其間恐畏惴栗如弗勝焉伏覩跳踉潛耳嚄唶卷舌鉗辭重足屏跡道德日去悔吝日集愁憂之來天地為窄悵逐逐於泥沙盍棲棲於泉石良有

辱於斯名殆無補於是職翰乎雖賢得無優於所能而詘於所不及乎其在詩曰之屏之翰蓋翰者幹也易不云乎貞者事之幹於是翰乃字公幹云觀於牆非幹無以為立方觀於車非輪輻非軸車無以行觀於幹而體用之道藏焉幹可不勉乎哉

陳存字說

陳氏子名存禮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存遺孫子也父不及名而宗人名之存藐然一身無伯叔昆弟奉其寡母以居家貧無所依憧而存者其身耳以存之緒不絕如線使其身憧而存焉不亦既幸矣乎雖然夫人未有心生而求存者假令有之亦孔子所謂幸而免也乎何曰然

則存舍則亡存其操之哉操之斯存之矣操之操之法至長存易傳所謂成性存存也故字之曰又存

蔡霑雨字說

蔡子霑雨問字於余曰將有以自省焉嘗誦詩信南山之篇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而孟子言五穀者種之美者也遂字之以美穀吾方耕於樊川之陽荷鍤扶犂從田夫野老之後聽布穀之催春樂鳴鳩之喚雨芸而歌杖而息其於穀也目其生長親其穫斂於是瓜菹酒食饗我尸賓以繼詩人之所詠歌而嘉歎者且與子乎同之子如自省則盍思夫美穀之義而三致意焉傳曰苟爲不穀不如荑稗可不儆懼與

飼虎文

維年月日以特羊飼虎為文告之曰吾聞之聖人雲從龍風從虎淮南子言虎嘯而谷風生傳言虎與龍並稱而嘯則風生說與傳同則是虎者靈有知之物也吾又聞虎山獸之君夫靈有知之物以長百獸宜其非凡為獸者之比可以理說之明矣吾為先淑人卜宅兆得洞陽山之南樊山之陰土人曰其下虎穴虎出沒其間余曰虎靈有知之物必且遠去其後虎伏不出居數月虎夜纍纍行余乃謂虎夫母沒藏之荒野虎何忍蹤跡抱冢上以震驚吾母之魂魄乎虎敢侮乎必殺虎乃已夜虎見告今之人有敢侮予者矣彼人也猶尚然於虎何

青焉余應之曰是豺狼也虎為百獸君豈得效豺豺狼耶

虎去夢覺曰虎靈有知如此則盍閉閤思過於是齋心

具特羊飼之土人譁然爭笑以為迂而一老父言曰其

横逆猶是也於禽獸何難焉余曰虎靈有知非凡為獸

者比也令與虎約自飼汝之三日汝當携女婦子徙女

窟穴不使再見女踪跡女猶不悛是豺狼之行矣吾誅

豺狼如殺狐兎虎得毋後悔

午亭文編卷四十八

男壯履恭較